

永远年轻的「上海阿帕」

记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原护理部主任护师姚梅芳

■ 樊晨 本报记者 杨明月

铁道兵是平时时期伤亡比例最高的部队。修筑被称为“70年代人类创造的奇迹”的成昆铁路，1083公里的铁道线，共牺牲了2100多人。

1965年9月，刚毕业一年的姚梅芳进入铁道兵医疗队，来到云贵高原参与成昆铁路建设。半年时间里，在和铁道兵战士的朝夕相处中，姚梅芳完成了从军校生到“战地”医务工作者的蜕变。

在铁道兵医疗队，给姚梅芳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仅是工程的浩大和艰巨。一次，姚梅芳为一名受伤战士进行紧急救治，没听到他喊疼，只听到他大喊：“指导员，我还能部队服务，不要让我复员！”因为条件有限，医疗队接收的重伤员必须转移到60公里外的师医院进行治疗，一路上山路坑洼注颠簸不平，姚梅芳和其他陪同在车内的医护人员把战士们头靠在自己的大腿上，希望能减轻他们的疼痛。可战士们只是一遍遍反复低语：“我不要走！”“我跟爸爸妈妈说的是去当兵！”……

“他们就是我心中的英雄。”在之后的工作生活中，每当遇到困难，姚梅芳都会想起在铁道兵医疗队的日子。想起“逢山凿路、遇水架桥”的铁道兵战士，她就觉得，没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

跨越半个世纪的“大比武”

从毕业到退休，姚梅芳在长海医院度过了大半生的职业生涯。小儿科、急诊室、手术室……因为肯吃苦、能力突出又有领导才能，她总是被安排在困难最多、最“棘手”的科室。

其实，得知自己被分到小儿科时，姚梅芳的第一反应是“不愿意”。“这个人风风火火、快手快脚，怎么能照顾好小孩呢？”当她找到领导表示异议时，却被领导一句“军人就是要服从分配”给“打”了回来。姚梅芳没二话，开始安心钻研小儿科业务。

小儿科静脉输液是儿科护理中最重要的基本功。为了提高自己静脉穿刺的水平，姚梅芳了解到兔子的静脉很细后，就买来兔子，在兔子的耳静脉上一次又一次练习。姚梅芳的静脉穿刺水平飞速提高，不仅在第二军医大学战伤救护技术比武中夺得第一名，还屡屡在救治患儿时大显身手。即使现在已年过七旬，她偶尔在医院“露一手”，还是能收获年轻护士们的啧啧称赞。

1987年，姚梅芳随医疗队来到安徽省金寨县，为大别山老区人民进行义务

巡诊。一天深夜，一名孕妇大出血被送到卫生所，被诊断为子宫破裂并膀胱破裂，但卫生所条件落后，没有用来进行膀胱冲洗的导管。“人命关天，只能自己动脑想办法！”姚梅芳就用输液导管进行改造，一根管子进，一根管子出，虽然费些时间，但很管用，这名病人最后得以康复出院。

“这都是当年参加大比武的功劳。”谈起过去的事迹，姚梅芳总将这句话挂在嘴边。还在第二军医大学读书时，姚梅芳不服输的性格就在专业大比武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曾获得第一名。之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医务工作，对她来讲仿佛也是一场持续多年的大比武，肯钻研、能吃苦的那股精气神从未在她身上消失。

五次援疆甘为医护“不老松”

退休后，姚梅芳被长海医院返聘，继续忙得不亦乐乎。2009年，当她得知上海市老龄委开展支援新疆的沪疆“银龄行动”志愿活动后，立刻坐不住了，“我去！”

自2003年起，全国老龄委倡导并组织以东部地区为主的全国大中城市离退休老年知识分子，以各种形式向西部地区或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志愿服务行动，沪疆“银龄行动”就是其中之一。

“年纪这么大的护士来了能干吗？打针还看得见吗？”然而，还是有人对当时已60多岁的姚梅芳参加这样的志愿活动有所质疑，其中就包括上海市杨浦区控江医院老年科副主任医师孙晓娟。但她没想到的是，姚梅芳不仅在专业技术上毫不逊色，与医疗相关的知识储备也很丰富。在库尔勒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带着他们四处参观，随口提了一句手术室通道存在问题。姚梅芳在一旁仔细观察了一下，就有条理地把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整改说得一清二楚。“就那么一会儿工夫，院长和现场的主任们都成了她的粉丝。”孙晓娟说。

从2009年开始，姚梅芳已经5次参加沪疆“银龄行动”。除了尽心尽力为少数民族同胞和当地医疗机构提供全方位的护理服务及传授先进护理理念，她还积极参与捐款助学活动，主动资助喀什泽普县的两位大学生每人每月500元生活费直至大学毕业。其实，姚梅芳和老伴原本就长期接济亲戚家的几个孩子读书，家里并不富裕，但她资助两位贫困学生从没有中断。

“我觉得我不老。”已经76岁的姚梅芳依然每天出现在医院，那里有一堆工作等着她。她不仅自己积极投身援疆医疗事业，还感染鼓励着越来越多的军休干部发挥余热，加入“银龄行动”的行列。“老年人”的标签从未被她贴在自己身上，在医护工作的“战场”，姚梅芳觉得自己永远年轻。

下图：参加“银龄行动”的姚梅芳在新疆为少数民族同胞义诊。

图片由作者提供



最美退役军人

高八度的亮嗓门，轻松记起几十年前护理过的患者姓名的记忆力……与姚梅芳在一起，只有在她行走时，你才能感受到她是位已经76岁的老人——因为双腿在1998年的一场车祸中严重受伤，行动不便早早降临到这位不服老的老人身上。

然而，就是靠着这样一双腿，姚梅芳在退休后，5次从上海奔赴新疆支援当地医疗卫生事业，每次一去就是两个多月，总行程达数万公里。

18岁被保送进入第二军医大学高等护士学校护理专业学习的姚梅芳，认为是部队给了家境贫寒的她成长成才的机会，“如果不是参军入伍，不会有我的今天。”正是怀着这份感恩之心，姚梅芳在平凡的医护岗位上尽职尽责，退休后依然老有所为，在新疆少数民族同胞中留下了“上海阿帕”（维吾尔语“妈妈”的意思）的美名，收获了“全国先进离退休干部”和“上海市杰出老年志愿者”等荣誉称号。

铁道兵“战场”完成“成人礼”

姚梅芳上过“战场”，铁道兵的“战场”。

军转干部、“草莓书记”孔凡彪的富民路——

将“甜蜜”事业进行到底

■ 柯青坡 屈凯明



今年3月下旬，在河南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大辛庄村，不少平时不太会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都开始学着做一件事——用手机投票。他们都要给驻村书记孔凡彪投票，一心想着能让他们的“草莓书记”在2019年“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推选活动中多得一票。

是什么让这位驻村书记让群众如此惦念？当笔者在大辛庄村看到大棚里丰收的红彤彤草莓，看到贫困户家中修葺好的原本常年漏雨的屋顶，看到群众热情讲述孔书记扶贫故事时流下的泪水，似乎找到了答案。

2017年11月，孔凡彪被郑州航空港实验区党工委组织部选派到冯堂办事处大辛庄村任第一书记，看中的就是他作为退役军人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和敢啃“硬骨头”的工作能力。在部队时，担任机械助理的孔凡彪曾数次立功受奖；转业到地方后，因工作能力突出，他很快被提拔为航空港实验区党群工作部青少年工作处副处长。这一次，组织又把大辛庄村脱贫攻坚的重任交给了他。

其实，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时，孔凡彪有许多“不适应”：从部队军官变成地方政府部门的普通办事员，组织活动跑来跑去汗流浹背，准备材料加班熬夜通宵达旦……虽然心里难免有落差，但当过兵的孔凡彪用一个想法校正了自己思想上的偏差：“大家都知道我是军转干部，如果执念于过去的成绩和身份，不能尽快适应新的岗位，就是在给军人抹黑。”

受领大辛庄村尽快脱贫的任务后，没有相关工作经验的孔凡彪也曾一时不知所措。没有“巧办法”，他就用“笨办法”：一家一户走访调研、了解情况，到田间地头和群众同劳动，掏心窝子为村民办实事、解难题，赢得他们的信任。为了推动扶贫工作的开展，孔凡彪常常需要到地方企业去拉赞助，可任凭他苦口婆心做工作，却常常吃到“闭门羹”。但孔凡彪还是咬着牙“软磨硬泡”，从航空港实验区的16家企业募集到100多万元的扶贫资金。

为了学习脱贫致富经验，孔凡彪先后组织村里的党员干部群众代表赴兰考

县张庄村、新乡市龙泉村参观学习。通过学习，孔凡彪明白：“群众能否稳定脱贫增收的关键是产业，我们既要注重帮扶困难群众，还要积极推动产业发展。”为此，孔凡彪一方面为每名贫困户建档立卡、重点帮扶，一方面针对大辛庄村产业结构单一等问题和村两委商讨，确定将草莓种植和蔬菜大棚建设作为重点产业发展。为提升村民大棚种植技术，他多次邀请中原基础教育研究院的专家教授通过集中培训、现场授课等方式传授种植技能，还利用媒体宣传扩大大辛庄村草莓知名度，并与郑州市农贸市场建立供应合作关系……如今，大辛庄村已建有草莓和蔬菜温室大棚56个，面积达170多亩，平均一亩可实现产值2.5万元，全村贫困户实现全部脱贫，大辛庄村逐步走上一条符合村情实际的“甜蜜”致富路，孔凡彪也被村民们亲切地称为“草莓书记”。

驻村以来，孔凡彪深深懂得扶贫要先扶志，要从思想上拔掉贫困户的“穷根”。从发挥“爱心超市”公益带动作用，到成立“党群连心”广场舞社团，再到组织开展“三好一美”和最美庭院卫生评选活动……他带领村两委一步步引导村民形成崇德向善、爱护环境的自觉，激发他们自主脱贫、勤劳致富的内生动力。

4月28日，共青团中央公布了120名2019年“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名单，孔凡彪名列其中。他谦虚地说：“荣誉是对我的肯定，更是一种激励。只有保持军人本色，肯吃苦、敢担当，才能带领村民打通奔小康的‘最后一公里’，将‘甜蜜’事业进行到底。”

左上图：孔凡彪在大棚中帮助村民采摘草莓。

柯青坡摄

制图：张锐

人物·老兵出镜

军装里的棉背心

■ 周积源

征文·曾在军旅

军装不仅是军服，也是部队重要装备，是构成战斗力的物质基础之一。新中国成立70年，人民解放军的军装由简陋到正规，由单一到系列化、多功能，越来越符合中国军人的气质，体现着人民解放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形象。我是一名军离休干部，虽然有幸赶上过6次换装，但看到如今的现役军人配发的配套完善、美观大方的军装，还是十分羡慕。

羡慕之时不忘当年。人民军队诞生之初没有自己的军装，直到1929年3月14日，红四军入闽打了胜仗，接收了当地军阀郭凤鸣的一个军服厂，经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审定了军装式样，批准做了4000套军装，红四军才第一次穿上自己的军装，士气大增。以后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随着革命形势发展，

军装样式和质量有所改善，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前，解放军的军装仍是土布做的，颜色、款式不尽相同。淮海战役时，我们两个多月没有脱过衣服睡觉，没洗过澡，就连高级指挥员身上都长满了虱子，但大家不惧环境艰苦，戏称虱子为“革命虫”。

我的故乡是革命老区，父亲晓得新四军生活艰苦，我当兵离家时，他请村里的裁缝连夜给我做了一件小棉背心。父亲对我说：“你一个13岁的娃，个子没得枪高，公家发的军装肯定不合身，冬天有件小棉背心，穿在里头会暖和得多。”我试穿后觉得有些宽松，父亲说这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明年穿就不大了。到部队的第一个冬天，我们就冒着雨雪行军，战士们冻得打哆嗦，我却暖暖的。第二年春寒料峭时，赶上反“扫荡”大突围，为加快行军速度甩掉敌人，领导命令大家丢弃棉军装。快速行军时还不觉，一旦停下来大家便喊冷，都羡慕我有件棉背心。

1949年3月，百万雄师准备过长江，部队不停地加强上船、下船和适应水网稻田地区作战训练，天天跑田埂，战士们笑称每天“无事30里”。当时大家已经上交了棉军装，春雨绵绵，一早一晚寒气逼人。这时，小棉背心贴在我前胸后背，好像父亲在身边抱着我。解放上海后，我们受命在炎夏酷暑进军福建，部队进入赣闽交界，连队进行作战前的轻装检查，规定除武器装备外个人物品不得超过7斤。连长发现我还背着小棉背心，既好笑又生气地说：“火辣辣的大太阳下你还要穿棉袄？”我答应丢了，但还是打了“折扣”，把棉背心里的棉花掏出来含泪丢了，留下不到几两重的里布和面子布，塞进背包里作为对亲人的想念。

来福建70年了，随着国家富强及军队建设的需要，人民解放军的军服换了一次又一次，但我还是最想念当年陪我度过战火硝烟的土布军装和父亲替我做的这件棉背心。

老兵李全岳致力于研究“战争标本”——

把“枪林弹雨”定格成一项事业

我今年73岁，是一名退休军医。从参军以来，我就有一个特殊的“爱好”——研究弹片、地雷等“战争标本”。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广州军区卫生学校学习，毕业后曾随解放军第762野战医院勤务保障队参加过边境自卫反击战，上世纪90年代还执行过广西边境大排雷等保障任务。这也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类型的“战争标本”。

我开始研究弹片、地雷等“战争标本”，源于在边境自卫反击战中保存的弹片。当我跟随医疗队奔赴前线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将弹片从受伤战友体内取出后，他们大都会将弹片索走，说要留下“生命的纪念”。自此，

每次术后，我都用酒精将弹片清洗干净，再用红布包裹送给战友。

但残酷的战争还是让许多与我同龄的年轻战友失去了生命。在前线的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要经历这样的场景，非常心痛。怀着对牺牲战友的纪念，我将这些“无主”弹片掩埋于战地医院旁的丛林里。

有一次，我收到一份特殊的纪念品。我曾医治过一位广东籍战友，当时他右腿被炮弹炸断，一块弹片还深深嵌入左腿。最终他虽残缺了一条腿，但还是很乐观，康复后便出了院。过了一段时间，他托人给我带来一个布包，打开一看，竟是嵌入他左腿的那块弹片。我深受感动，将它珍藏。

亲历失去战友的伤痛，这些特殊的战场“纪念品”让我深深体会到战争的残酷以及生命的可贵。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我时常到边防基层连队，和战士们一起研究列装部队的防弹防伤装备，给他们讲战场上可能遭遇的各种火器打击以及如何开展自救互救，为的是将自己的战场经验传授给他们，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起初，从战场带回来的弹片，我仅作为一种私人纪念留存。没想到，在1987年10月召开的全军第一次军事医学病理会议上，北京军区一位病理专家问我：“你去过前线，一定收集了不少相关资料吧？”我告诉他自已记录了大量的战伤治疗日记，他却说：“仅有笔记是不够的，有没有拍过伤照片？有没有研究致伤武器样本？”

一语点醒梦中人。是呀，保存这些弹片，研究它们的致伤威力，肯定有助于战伤救治能力的提高。此时，我开始萌生研究战场致伤物的念头，但

当时战争已结束，如何实现这个计划呢？得知广西即将开始全面扫除边境遗留雷场的消息后，我意识到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于是，我向上级打报告要求随排雷部队一同前往，孰料遭到边防排雷部队的一口回绝，理由只有一个：非常危险！

1994年，我调入解放军第303医院病理科工作，以开展科研需要为由，几次向领导申请，边防排雷部队才勉强答应我以观察员身份随部队进山。此后5年间，我先后6次随工兵排雷分队进入边境雷场，并在1999年将收集研究获得的数据以及自己亲历战争的所见所闻，整理出版了《地雷与排雷伤病的研究》一书，填补了当时国内在该领域的空白。

这些年，我已退休，但仍致力于整理“战争标本”，为的是更好地研究



战伤救治。单位也专门找了一间屋子收藏这些“战争标本”和文献档案资料，支持这项研究的开展。

说实话，作为亲历过战争的一名老兵，我希望世界永远和平，我希望我整理的“战争标本”、研究的相关资料永远都派不上用场，不过和平年代也要未雨绸缪，创新战伤救治的方式方法。但作为一个冷门学科，相关领域

难以吸引年轻医骨干参与，缺乏有效临床研究和我也年岁已大，力不从心。因此，希望能遇到对此有兴趣的医生或学者，我愿与之分享相关经验和资料，望能继续加以研究，填补更多战伤救治领域的空白。

（李全岳口述，李源俊整理）
上图：李全岳整理的“战争标本”相关资料。

讲述·老兵心路